

# 「現代性」入侵中的挫折、嵌合與 選擇性適應： 本期書評的四本新書對於當代台灣身體、 情緒與宗教認同面向的結構性檢視

丁仁傑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本期書評包含四本書，一本由歷史變遷與文化侵入角度考察原住民的當代處境及其精神失序議題，另外三本則是對於當代台灣活潑多樣宗教實踐之較為細膩的分析。

四位書評者（陳美霞、齊偉先、陳淑娟與陳杏枝）善盡職責，將各本書放在社會變遷的大脈絡，以及各自的理論關懷裡，而對各著作的學術意義與啟發性，提供了深入導讀。不過，各本書所處理的都是個案性的研究，各作者對於這些個案背後更宏觀的政治經濟背景往往僅做保留性的論述，這也是四位書評者對各著作都出現了類似的批判。

例如，陳美霞在書評最後對作者蔡友月提問，認為作者雖指出了「現代性」對於達悟族的侵入，但並沒有釐清這個「現代性」的實質內涵是什麼？在作者「三合一」（達悟族的文化、基督宗教、現代醫學）合作以進行精神療癒的解藥裡，也沒有對於「現代性制度」的壓迫本質提出真正宏觀性的認識。

齊偉先雖然肯定陳淑娟(Shu-Chuan Chen)對於當代台灣「新時代運動」情緒觀與自我觀的細膩討論，但他認為這些議題應該被聯結到更為結構性的層次上。齊偉先大膽地代替作者而對於台灣「新時代運動」提出了一個更宏觀性的解釋，也就是他在書評標題中所說的「宗

教領域中的非宗教化」：「在現代民主政治的權力觀影響下，宗教領域內部出現了一股去宗教化的脈動，當新時代運動這些類宗教團體在努力與過去重權威、強調儀式等宗教傳統劃清界線，並標舉它們的非宗教性格時，也讓現代社會面臨一種新的劃界活動。這種劃界活動不只是這些類宗教團體法律屬性的認定問題，同時涉及的也是一種大眾論述層次上的辨別以及其他宗教團體及類宗教團體的自我認知建構」。

陳淑娟非常欣賞黃倩玉(C. Julia Huang)在田野報導與理論分析中所凸顯出來的慈濟的身體面向，也肯定作者對於慈濟之哭泣與手語歌文化的深刻探討。但是陳淑娟建議作者不能單方面強調內部文化的影響，而更應該將這種文化與社會互動機制連結在一起，也就是應該更注意集體從衆行為脈絡下的情緒條件，換句話說，一個小團體和一個如同慈濟這般大型的佛教團體，它的情緒引出與支持的機制是極不同的，這可能才是解釋文化形成機制的更關鍵的原因。陳淑娟以她銳利的情緒社會學的眼光，希望能點出集體文化經驗背後更為宏觀的社會學條件。

陳杏枝肯定丁仁傑對於當代台灣宗教各場域的經驗分析與理論性對話，但認為書中所提出的：「用宗教權力以來整合變遷」的宏觀性說明相當勉強，至少與全文各章的分析間存在著很大落差。陳杏枝認為書中應更扣緊現代社會變遷的面向，而不是一下子跳到了有點脫勾的宗教權力變遷的面向去進行整合。

雖然有這些批判，四位書評者都相當讚賞各作者在身體經驗、情緒建構與宗教認同歸屬等各方面的深入討論。

更綜合性的來說，站在編者的角度，對照各作者的理論要點與書評者的評論，在這些利基點上，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四本書以不同方式觸及了現代社會中個人與集體的 cultural 挫折、身體與情緒經驗，以及個人如何透過中介團體（常常是宗教或文化復振團體）而可能重新進入了現代社會的問題。

以對比性的角度來說，四本書的主題，一邊是蔡友月所描述的達

悟族人的社會與文化經驗，由於自治體制被剝奪，達悟族不僅被由上而來的現代國家體制所邊緣化，更被資本主義的消費化社會徹底打亂部落原有的社會支持與調適機制，科技則又重頭到尾都是處於幫兇的角色。而四本書中形成對比的另一邊，則是陳淑娟所探討的台灣「新時代運動」，在「晚期現代社會」（理性開始自我反省理性的「反身性」[reflexivity]，是其中最大特徵）中之全球性的「新時代運動」，透過特有的修行網絡的聯結，而得以成功地在台灣社會發展。參與者在課程學習與「反身性」的操持中，學會了新的「情感規則」，身心經驗得以轉化，而產生了同時能在身心層次所達成的療癒效果。然而，受到「晚期現代性」的影響，「新時代運動」者往往不願固守在僵硬的宗教教條和組織界限中，無形中使該運動僅僅停留在「私人場域」中，而難以產生正面對抗集體性文化挫折的著力點。

處於這兩邊（一邊是現代性所帶來的強烈挫折經驗，一邊是個人身體已經與「晚期現代性」融為一體）中間的，是黃倩玉與丁仁傑書中所包含的主題。黃倩玉把焦點放在慈濟團體中「克理斯瑪領導者」和信眾間相互激盪所產生的各類情緒與身體經驗上，進而討論慈濟為何能夠長期激發信徒的熱情，並能不斷成長擴張，甚至於還可以帶有高度制度化與規制化的樣貌。而由這個焦點，黃倩玉也重新檢討了過去對於「克理斯瑪領導者」瞭解的不足之處。證嚴在慈濟中的領導裡所達成的，是一種同時創造激情與秩序的「情緒與身體模式」。就這一點來說，慈濟是一個既批判現代性，又能極為成功地適應於現代性的「社會中介團體」（透過慈濟而將個人的熱情投入於社會實踐當中），其成功的環節則在於「克理斯瑪領導者」以個人的身體，近乎苦行式地不斷來回往返、與信眾進行情感上的互動，以及創造出各種既能激發又能規約信眾情感的「情感的制度」（如「手語歌」）。顯然的，一個能大量吸引「情緒已被現代性經驗所壓抑的婦女」的大型社會慈善團體，也幫助人們成功地適應於現代社會（雖然受苦的經驗可能僅僅是轉移而不是解除）。

至於丁仁傑的這本書，討論傳統文化權力如何經過轉型，而得以

重新將傳統社會秩序「再生產」於現代社會裡的過程。因為社會規模的差異，達悟族社會當然不能和漢人社會相對比，不過當代漢人社會的文化反應，的確可以和達悟族做一對照的是，丁仁傑書中的四個個案，都是傳統宗教成功適應於現代社會，甚至於繼續延續文化權力與階序原則於現代社會的例子。我們也看到這四個個案，並非是單純地恢復傳統，而是已激進改變傳統宗教組織內部權力結構（改變宗教執事者與一般信徒間的關係），高度透過信眾身體上的操持做為傳播媒介，創造出與外對抗的鮮明組織疆界（這一點和「新時代運動」不同），並且能成功建構出「文化本質論」的宗教論述（譬如說認為佛教或道統代表了唯一的真理）的大型集體運動。也只有透過這種轉型，傳統社會的象徵資源，才有可能被重新聯結到特定的「中介團體」當中，而得以創造出新的社會行動劇碼。

個人身心經驗、傳統文化權力空間、當代社會政治經濟權力空間，這種三角關係的相互對抗與拉扯，如何在不同時間和不同社會脈絡裡出現了不同的狀況，並且給個人帶來了不同的能動性，是這四本書的共同主題。而將個人身心經驗、情緒感受與宗教認同議題拉到了討論與檢視的焦點，既是研究進程的深化，也是促進對現代社會更完整理解的必要途徑。四本書由各個不同面向碰觸到了這些議題，並且呈現了「現代性」入侵中的挫折、嵌合與選擇性適應等不同的案例，顯示學者對當代台灣社會發展經驗的自省性觀照，已經進入了一個更全面與更深入的新階段。

四位書評者批判性的導讀，提綱挈領地對各書的優點加以凸顯，也補充了各書中所欠缺的結構性面向，當代台灣研究，將不再是對於社會變遷大方向的理論性探討而已，而是以個人身體經驗、情緒感受與宗教認同感為檢視焦點，而愈益深刻地檢視、反思個人身心經驗與宏觀政治經濟權力間的辯證性互動模式，進行更具有立體感之多層次性的分析與綜合。